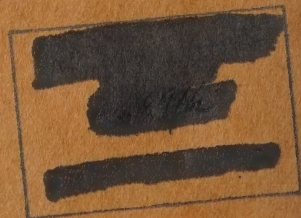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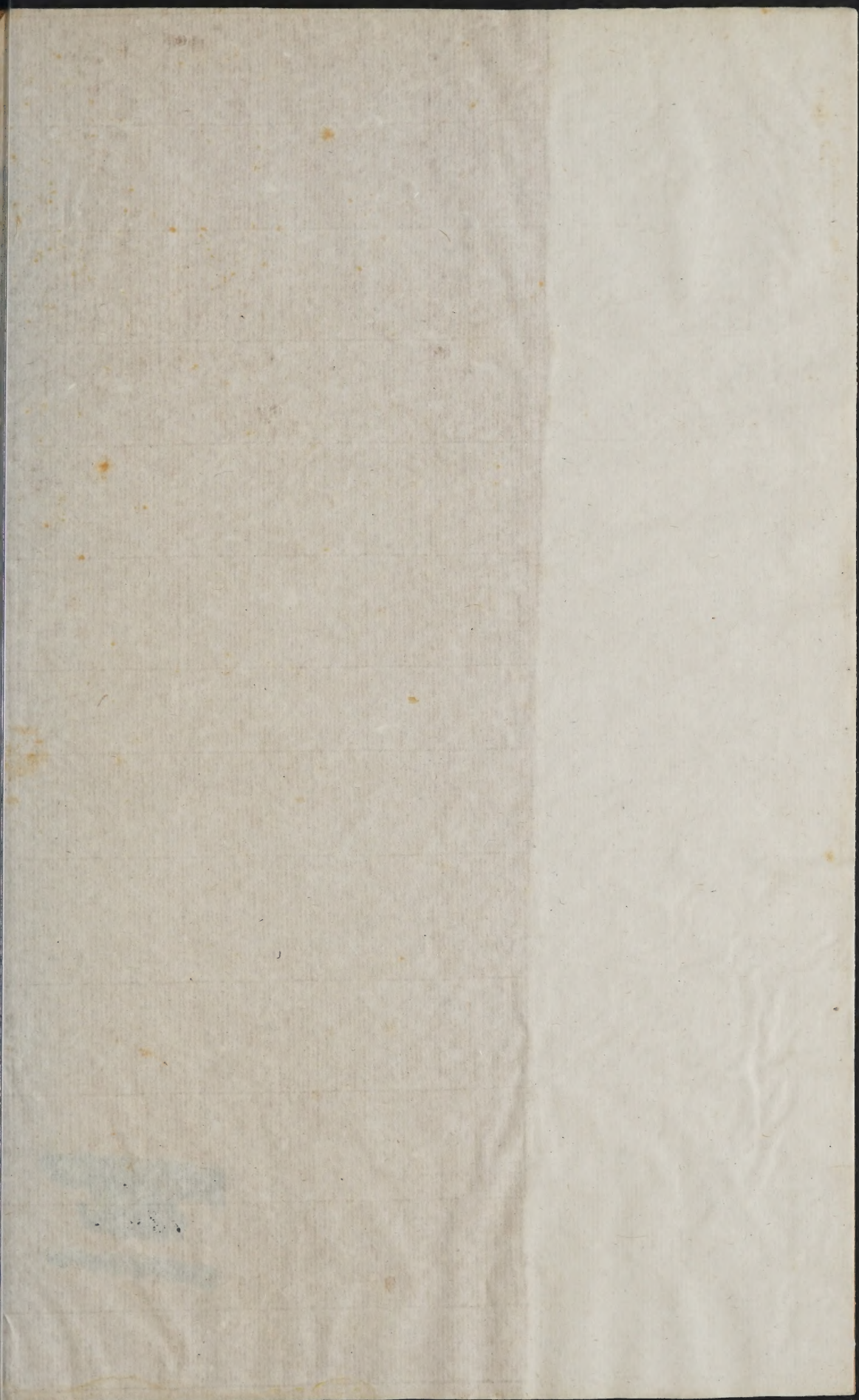


鉅野縣志

二十一
二十二

DS
793
S42C683
1846
v.15





鉅野縣志卷二十一

特調鉅野縣知縣星沙黃維翰少棠氏手訂

金石志中

明

學校榜文碑

明倫堂北牆與國朝臥碑畧同而詞義不及遠甚故不錄

重修

宣聖廟碑

在學宮節存孔顏孟三氏子孫教授蔡平序畧

永樂十有七年口口口韓文字彥章者以蒲臺

文學來典茲邑載瞻泮宮殆將傾圯一日詔諸生

而告以重修之舉乃首捐已俸爲諸人倡縣令丞

等亦各捐俸金以成厥事若殿宇若兩廡若神門

以至神厨祭庫靡不炫以金碧塗以丹堊而又石其柱口其墻規模氣象度越前古經始於永樂二十二年夏訖工於宣德二年秋助其費者縣令趙口賢縣丞金口志主簿張蠡典史任忠稅局大使石曇暨闔邑士友傅岩生員魯賢監工者耆老曹守堅董役者文生高志等

大明宣德二年秋九月重九日立

比干廟記碑

知鉅野縣事江廷藻撰

城西比干廟舊志名殷聖忠祠今春牛景趙平徐

元等修成藻謁而嘆曰正氣堂堂儼如公生前之
忠乎像容戚戚儼如公生前之孝乎危坐不屈儼
如公生前之節乎祈禱有靈儼如公生前之義乎
使天地間而無公忠孝節義則三綱淪人道絕矣
後之人過其祠者學其忠斯成臣道學其孝斯成
子道學其節斯成婦道學其義斯成友道其關係
於世教豈淺哉故記之以爲斯民勸

嘉靖己酉仲春立

創修觀音寺山門碑

城南隅今大佛寺節存王淮序

觀音寺居縣治之東南隅前枕深池西口口寶塔

蓋古刹處也元時遺跡尚在但歲月久殿閣淪
湮永樂時有初代祖諱本原者甫構一中堂口口
口口口口口二代祖曰惠忠與興敬者再創一佛
殿迨正統八年又有住持覺璉乃次第修造天王
伽藍祖師殿以及兩廊僧舍景泰庚午惠忠之徒
戒澄始奉命授官以主口教斯時規模已稍具矣
宏治元年僧官悟聰復續修千佛殿五間五年王
子其徒孫邵永接修伽藍殿三間繼此又有僧口
圓幸乃智經之門徒定倫之嫡孫也以繼承智慧
之清修苦節爲念先於宏治十三年春因祖師殿

之傾圯而修葺之繼於宏治十七年冬復因山門
之缺畧而創建之兼將內外墻壁炫以金碧塗以
丹堊經營有法輪奐可觀邑中士夫耆老瞻仰於
斯者無不歡忻鼓舞一時富者助貲貧者輸力經
始於宏治甲子冬落成於乙丑秋而是寺之規模
氣象於是乎大備焉是役也雖由前後僧徒並邑
人士贊助而成而圓幸獨能創建山門始終其事
厥功尤不可沒因據僧人從圯之請而直書之

宏治十八年歲次乙丑秋七月立

重修獨山寺碑

節存吳世祿序畧

獨山居縣南三十里舊有寺肇造於漢從山之名
曰獨山寺蓋千餘年如茲矣洪武甲寅夏陽侯肆
虐法宮殿宇漸就傾頽至正德丁卯間淹沒者數
十餘載而顛覆之勢愈岌岌不可終日適邑丞段
公汝旦道經於茲憫其景况荒涼因命僧以作新
之舉時僧祖瑾徒普端乃相與審形度勢鳩工庇
材先構正殿三間山門三間伽藍殿三間雖規模
稍具而氣概尚遠遜於前繼端之徒永增永良復
宏願力續修觀音殿三間禪堂三間一時鄉間父
老善士咸顧而樂之或助其力或資其財不期而

踴躍勲事者數百人所有佛殿山門前此未脩之
工無不次第畢舉咸與惟新遠近瞻仰者咸以爲
數十年廢墜之工不料復覩此一境也固一鄉一
邑之助而永增永良之功實不容沒茲因永良之
請因據其實而書之於石以爲後來者勸

宏治十八年歲次乙丑孟冬穀旦

重修古剎觀音寺殿宇碑

今大佛寺節存訓導姚文
祿序畧

佛生西域距今幾三千歲漢明帝時始入中國人
皆尊信之其道以慈悲爲本方便爲門精其術者
號曰沙門自漢唐以來流傳至今不廢鉅邑觀音

寺在城東南隅創始於永樂初年至宣德間僅成佛殿迄正統景泰以後靈應大顯因是邑中諸善士同心協力建修殿宇中塑神像後有觀音殿前有三寶殿外而鐘樓及山門規模齊整氣象巍峩一時香火稱盛嗣歷時既久墻壁殿宇日就傾頽正德十二年僧官淨泰僧人宗順題化施主淨來于雯同謀集腋鳩力重修神像宮殿規模制度視前愈加壯麗嗚呼嗣此數十年後安所得更有淨泰等其人起而庚其事也功旣成因僧官之請書此以記之江右王守清書丹嘉靖二年十月立

麟鳳碑

在麟塚側大明嘉靖十六年歲次丁酉七月
立碑書誥封中憲大夫通政使司左通政前

河南裕州儒學
訓導宋宗撰

昌邑創建真武廟碑

節存嘉祥徐博序畧

義士陳倫鉅野人正德六年遇賊於大義集身被
重傷幾殞於死祈生於神已而果愈因建是祠
並協贊於義士狄璋等工既竣而求序於余余惟
神至公無私方賊之攻城陷邑殺掠甚衆何不大
爲呵護而奚獨厚於一倫者豈倫之事神獨謹與
抑平日之居心行事能默契於神明與竊聞鉅野
未破之先我邑曾俘其渠魁三人具道山栢之叢

有神人焉被髮使劍高踞堞樓而濯足隍池賊乃
歛鋒南避等語邑之人已祠祀之矣可見神仰體
天地好生之德因材而篤福祐羣生冥冥之中受
其庇佑者正不乏人如倫者特其事之顯著者耳
余嘉祥人也感倫之事因以邑之故事實之雖然
是則余之所知者也所不知者正不知凡幾也謹
記以識之

賜進士第金鄉郭東藩篆額 監生嘉祥張忻書

丹 嘉靖二十七年正月十五日立

重修石佛禪寺碑記 小徐營

賜進士出身戶部主事東石于錦撰

鉅野城南去十五里許舊有石佛禪寺世傳古刹
創由隆替舉無考徵故老相傳寺土中有古碑
歷口口口至口口口口口口口出沒剝蝕日久
雖文字漫滅弗可稽讀要亦前修之遺事淨土之
靈跡也迨嘉靖改元數年以來日月爲之口口風
口口之口口口傾圯棟宇撓摧像設莫庇衣鉢飛
錫寶坊劫數至此極矣邑老王彬氏乃慨往撫廢
施材募工毅然以口口口之昌復曰交口口口奉
沙門高提祖印直指人心以爲釋迦叢林之宗四

方祈福善士莫不敬信崇重於是富者輸材貧者
助力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告備殆見瘵垣高聳
祠殿峻麗鐘鼓有樓神道有門丹碧交輝簷牙高
啄兼以像塑森羅金光錯映諸天寶宮景儼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興復訖爲一方之雄觀也經始於壬
辰畢工於巳酉僧交政採石礱碑因施主隋子尚
儒請東石於子以記其事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國化
行東土悟真空於不思懸覺照於無極以三觀啓
其途以四化誘其衷以三乘十境要其歸無非使
向善口口正口口口口口路而躋妙境是佛之本心

也言易足以感人術易足以鼓衆自達摩而教濟
中國至漢晉而崇尚滋甚彼語寂談空冥心口口
口口吾儒之所不屑若世之頑夫愚婦每深懼而
罔敢作孽以逆天枉人未必不自善惡報應因果
輪迴啟之要亦有口口口口口口崇山幽谷之間
盤靈據勝又足爲文人學士之所口適且刻符具
官秉教祝禧亦制典之所不廢佛老之徒固聖門
所必黜卽孔孟復生未易以言拒而闢之也子寧
復爲邪正之辨也耶抑知天壤之間物各有數廢
興存亡不假人爲亦非人所能與也究而天地之

秦否世道之盛衰人事之通塞物理之榮枯無非
是道君子處此亦可以達觀矣一剝之微存亡不
足爲重輕也數百年來變故之多有如此者勒石
刻文曾何與乎噫不過春秋存羊之意云

嘉靖二十八年歲次己酉冬十二月初八日立

重修明倫堂碑記

陝西布政使司布政使任彥芬撰

庠序學校三代若循環然而其大要則一以明倫
爲主何也蓋天地生人賦之以五常之理是人之
所以爲性也君師立教範之以五倫之誼是人之

所以爲道也夫惟倫之屬父子屬君臣屬夫婦屬
長幼屬朋友者一一講究明晰則人心醇而士習
迺克端士習端然後風俗善風俗善然後治化隆
語云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則倫理之所
繫詎不鉅哉我國家稽古右文崇儒重道列學
宮於郡縣建明倫於學堂以爲造士育才之地意
旨埒三代而其規制則視漢唐而土之大野古稱
麟郊鳳苑比屋可封人人勵士君子之行其名流
碩望輝映史冊甲於鄰封而其學有堂堂以明倫
從來舊矣然居諸旣久頽敝間多是在有司者之

修葺耳霸州蔡宇劉公以明進士來治鉅野廢修
墮舉政通人和一日登明倫堂徘徊四顧乃揖師
儒而進之曰鉅人士循循雅飭純樸性成洵有禮
教信義餘風邇來科第胡視青少遜哉豈風氣闕
而未它歟抑茲堂湫濕卑隘而修飾振作之或缺
耶廼捐俸金命工師計工量程飭材聚石朽者易
之圯者豎之華桷隆棟煥然改觀甫閱月而大工
告成庚戌夏不佞過鉅都人士偁言請記余曰蔡
宇劉公爲國家愛惜士類爲士類講明倫理豈斤
斤耀一時耳曰誇遠邇觀聽爲哉欲令邑人士顧

堂之名思堂之義修行於斯肄業於斯率天之性
立人之道遇父子則相與以親而後倫之在父子
者明遇君臣則相與以義而後倫之在君臣者明
遇夫婦長幼朋友則相與以別以序以信而後倫
之在夫婦長幼朋友者明以倫之明者樹鵠可以
爲鄉邦之觀型以倫之明者理業可以有有用之文
章布之爲政事著之爲勛猷皆從明倫中做出則
自今以後科高日盛真儒名臣駢肩接踵斯葵宇
劉公重修茲堂之雅意尤我國家立學作人之
初心哉茲役也葵宇劉公主之縣丞田君贊之典

史朱君爲之效其勞學博葉君王君周君馬君爲
之視其成義得並泐不朽是爲記增生魏應□書
丹嘉靖庚戌孟秋立

修城隍廟碑

金華縣志

號靜菴撰

言野棠可以沐風之文

大野爲堯郡名邑春秋西狩獲麟之郊戰國齊魯
會盟之地秦漢而下沿革不一我國朝驅逐腥羶
混同華夏合祀神祇備載祀典洪武己酉詔封天
下縣城隍爲監察司民顯佑伯爵視次國旣而仍
易本稱豈非以受尊城之大寄司一境之生靈特

加優異耶甲子曹侯遺貴初綰邑符始闢荆棘草
創廟宇於東西大街之陽縣治迤北之右負坎向
離周道直底規模宏敞奉受威靈成化癸巳劉侯
林復加增益而儀文漸備正德辛未大盜攻劫所
在戒嚴茲城曠大而坦夷若復於隍者不便守禦
癸酉邑人都諫抗有臺宋公適官近侍乃持論得
請於當國而更築之增濬高深金湯鞏固巋然爲
一方保障人到於今賴之是以父老頌城隍之德
者咸稱臺公之功不衰迨歲己卯朱丞鳳嘗重修
之事見縣志碑記會時當多事而舊貫相仍雖邊

豆司存而潤色簡畧默默之中若將有待而然者
當今天子聖明禮神必祀百靈茲順翊國庇民申
飭有司恒加修葺歲時致享無敢不虔乃嘉靖丁
未有住持道士王守明與其徒崔太真多才多藝
能事鬼神惟寅惟清整飭祠宇自戊申迄戊午寢
殿爲楹者三兩廊爲楹者十六革故鼎新莊嚴神
像垣墉周匝若干丈純砌磚石足垂堅久辛酉王
戊復得鄉社張相張本等會衆集鏹樂輸愛助重
修正殿捲棚三楹而鐘鼓樓五楹則創始爲之前
此未有也金碧輝煌輪奐完美大非昔比先後經

營十有六年中間視豐歉以籍資財酌寒暄以資
匠力不徐不亟次第畢工守明等亦可謂勇於爲
義用心獨苦者矣先是司縣大夫多不及瓜遷代
今南河周公下車三載興舉百廢是役也悉心指
畫厥功良多是以積年巨寇一鼓而擒旣逸逋逃
駢首就戮凡有施設動合神明蓋公志旣定精誠
感通神謀僉同相成助順陰運默贊之報亦安可
泯也士夫相傳數著靈應歷歷可指於此益信其
不誣也落成之日守明求張子以蒙狀其事以請
南河公暨少尹滇南朝水楊君茂著庶尹中都溶

川竇君文序縣尉浙蕭竹溪來君尚志僉謂不佞
謬典文校宜有紀述辭之不獲勉書顛末付後學
馬子坦登之貞珉以識歲月布告後之司廟祝董
新社者俾克有繼也周公名世臣字良輔灤州人
京闈高科南河其別號也廟成圖式列諸他石凡
預事茲役者例得附碑陰云是爲記

嘉靖四十三年立

重修元清宮廟碑

南門外迤西節存選貢士趙口口
序畧

洪武初縣治西南隅三里許路南草地有土隆起
衆駭甚掘及深處得龜趺一碑書元清宮三字毀

宇形跡俱淹沒無存有道士胡一中因此闢地立
觀卽此元清宮也以跡靈異傳布四方施捨雲集
就起大殿及兩廊粧塑聖像諸神廟貌凜然清幽
深邃守土於斯祈禳百姓於斯禱祝香火由此稱
盛鄉民馬恩等立社積資於每年正月初九日修
醮事大著靈異嗣於嘉靖丁巳里社楊富等董事
續修寢宮內外革故鼎新至己未落成

隆慶三年歲次己巳季秋立

邑侯鮑公異政碑

監察御史前翰林院庶吉士王湘撰

公名治字邦正別號巽水常州無錫人幼聰警領
邑丁卯鄉薦上春官不第遂爲祿養公初仕得柄沂
庠敦典睦文沂人士彬彬興學就禮嘗代篆沂州
適山水暴漲渰沒者枕籍於野公不避腐穢周歷
所轄地垂涕存卹無力者咸爲營葬有某判者猶
行催科公切責之其人斯慚然而退載委視嶧縣
事皆有善政以薦授今職隆慶五年縣南昌邑集
有田思問與其族人廷沛有夙怨乘晚引其四齡
孤子至其家偕母及妻以足躡其胸手掩其口用
繩縊殺之令傭工王道移置其屍道難之思問脅

之再四遂相攜俱往其母徹夜涕呼尋竟不能得
次曉於田芳牆上得之屍首向外若芳自內殺之
而送之外者其母據迹訟於公芳呼云芳與某素
無讐如果殺之自我雖至愚豈肯置已牆上自取
敗露公以爲然令囚之因問本告素有讐最甚者
爲誰屍母以田思問對遂逮之思問已偕其母妻
逃旋就獲狡不承服亦命囚之數密遣人緝訪舉
無所得公乃齊宿牒告城隍冀陰發其事忽夜夢
青衣使者授公片紙上書死斯明三字覺而思曰
豈有死姓人哉或者史姓也因將其母妻俱暫保

釋乃日夜窮思三字之義忽悟曰得之矣密教獄

卒曰汝先稟田思問於夜半監中大呼城隍爺爺

實是我殺了乞留命不久嘔血而死次教醫士某

曰汝入監診視以已死呈報謀成內外皆信爲真

死且謂城隍有感應然後拘思問妻至具棺領屍

公令入獄收殮將及獄門復喚還曰汝夫死已抵

命說汝宜實道其事不然城隍又將及汝其妻猶

抵賴公繼之以威遂具吐其實公命筆記之思思

問於獄曰汝不服汝妻已供招矣妻叫曰被老公耶

哄了繼拘道至歷供如繪遂服罪公卽飛騎檢驗

死雖久胸上足蹤宛然一男一女因歎曰幾至枉殺無辜遂出田芳於獄釋之始具詳爲成獄至是乃悚然於神謂死斯明其應驗如此吁此非公一念精誠與鬼神相感格勢必死重含冤巨冤漏網良善屈招其造孽夫豈小哉嗚呼古所稱神明宰如公者其庶幾矣至於潔已愛民憐才慎獄諸懋績輿論播之薦牘詳之不贅叙余嘗參校選士於東土內兄宋兩峯獲與采錄乃以合邑士民之請寓書致余故忘其瑣陋謹傳其畧於石

隆慶六年秋八月吉日立

賜進士第徵仕郎戶科都給事中前翰林院庶吉士嶧縣賈三近篆額

承務郎南京光祿寺署正濮陽蘇濂書丹

比干廟碑

明舉人徐讜撰

鉅野之西偏有殷聖比干祠位面陽上構四架覆以陶瓦前置戶牖塑像於其中土人歲時致祭祠之創始也無可稽嘉靖甲辰邑宰江公廷藻聞此土之有聖祠也躬自縣治來謁爲之鐫石以頌忠孝節義四大德而立祠之自亦莫識其詳後五載已西鄉人於祠之西南三里許得故天慶觀大德

年遣碑於土中所載有比干村是村之名以傍祠而得則此地之有聖祠也固在元宋以前矣歷禪久遠廟貌歆然殊不愜禋祀意居人徐子文秀趙子樸等僉議新之乃各出資財鳩工課役經始於萬歷元年三月至二年冬十月工竣由是棟宇榱桷煥然一新一時之觀瞻快焉文秀等相與致虔祭告而屬余砥石以記之余觀聖之以諫致身也初何計身沒之名且孔子稱曰仁人孟子列之賢人而史傳類嘉其忠節聖之所以不亡者昭昭也何記爲按禮祭法謂法施於民以死勤事以勞定

國能禦大災捍大患者則祀之五者有其一宜祀而聖咸備茲修祠用享不亦宜乎伏讀我國家律制忠臣烈士所在有司依時致祭今有司顧不聞秩禮文而鄉人獨能崇祀焉所謂禮失而求之野者其在斯歟聖不待贊也人心慕聖而興起焉此忠孝節義之賴以常存也故喜而爲之記

萬歷二年冬月立

重修三官廟碑

大義保

賜進士第四四川按察司副使前監察御史

馬文健撰

城之陽二十五里有大義集土肥而民殷富商賈

往來其間足稱衝衢南有三官廟歲十月十五日
香會甚盛邑人旱澇則禱疾病則禱蓋隨禱隨應
焉其正殿三間創建於嘉靖三十六年社人李智
等大門三間續建於隆慶元年社人李智等是廟
也左道路右田園背鎮民居而面溪水植木鬱然
環堵屹然宛乎洞天府地之真境也第以日久垣
宇均壞非惟褻神亦不美觀萬歷甲申春社人李
智等舉而重修之仍建鐘樓一所於階之東至秋
事竣廟貌煥然一新矣因乞言於余以誌不朽余
曰神有三官所以賜福赦罪解厄也然靈爽雖有

時而聚於廟謂其專在是焉則悖建廟雖以敬承其靈爽假以求福焉則惑誠知暗室屋漏之中出王游衍之際皆是神也吾明求無忤於人卽幽無愧於神不媚常吉矣苟入廟見神出而忘焉違法悖德無所不至則冥冥將殛之廼自以媚故幸免神豈私乎哉此福善禍淫之至理書之以告作廟者遂爲記

萬歷十有三年歲次乙酉立

勉士人修行碑

明倫堂

古人修行猶女子之潔苟一毫之玷缺卽終身之

負累須培其德義使鄉黨宗族皆稱為善士如是
則基立矣基立而後潤澤於文章發揮於事業皆
實用也不然本之則無而徒粉飾以為務鮮有不
仆者矣故士人第一務富以德行為本華亭舜石
殷汝孝書於太塾清華堂中因勒諸學與同志友
共勗云

萬歷十六年戊子冬月立

麟臺第一峯碑

序畧余從金鄉游便之此覩往賢哲
悉志其勝雅好山麓之奇迥出祥邑

諸峯故筆而錄之

萬歷十七年知鉅野事南畿華亭舜石殷汝孝書

重修元帝廟碑

田家集

重
賜進士第四川按察司副使前監察御史馬文健撰

夫是神也蓋北方之宿云北方屬水而色元曰元
枵曰元武曰元帝總之乎名是神也故邑於廟有
建在在位坎而向離從其宿也茲獨出於色之西
口廼口口者謂神靈英爽旦天亘地無之非是安
見兌非坎乎則是廟所繇建也蓋自嘉靖間始第
越歷久遠日就圯壞萬歷辛卯歲邑人程得口等
相與措貲鳩傭爲緝修計之工三回之口七殿宇
甬砌各極整飭仍築樓可三尋於堦左以懸鐘虞
自命期迄口口口朞月而廟貌煥然改觀焉居者

禳於斯祈於斯行者而瞻謁祇拜於斯儼乎入元
天之境而遊玉虛之宮矣事旣竣邑人以其意屬
予記予曰是廟也自始建以來邑恒暘則禱恒雨
則禱疾疫則禱昆蟲鼠豕則禱神亦應如桴鼓而
釐休以宏人無不尸祝而事也者廟之圯也寧人
心乎此一新也固幽以答神貺亦明以順人心善
之善者也惟神福善惟善可繼繼而行之則是廟
其常新矣固在後人哉固在後人哉

教讀右菴張蘭書丹

萬歷二十年歲次壬辰春三月吉日立

重修龍德寺碑

昌邑集

邑貢生田嶠撰

邊矣哉理絕人區事出天外本行所載靡得而詳
矣迨夫周星降誕漢日通暉支那傳雞足之金言
拓提舒鷲頭之瑞色寺則白馬剎必青龍匪直曰
斯鑄金優填雕木而已也我鉅野龍德寺者舊稱
福地茂掩叢林爲魯宋章甫縫掖之交橫荒植東
西南北之路轍轡銀榜朝麗日星嵯峨題夜宿
雲霧所從來矣無那霜來露往不戒四大之風月
剎曰摧無啻三災之火坐使佛日銷歇象教沉冥

兼以饑饉存臻芻宰落過者無何有增太息而已
千輔者晉陽城人也早託膠販僑寄商嚴自言在
家出家丈室修維摩之業祈子得子普門符薩埵
之言頗悟聚沙成塔因用依布金故事乃供桑門乃
修檀施乃縮裘餅乃伐山村乃面勢天儀乃挽招
雲構於是青螺珂雪坐湧金蓮而滿月珠光風迴
銀樹崔巍鳳皇皇嶺見謂警開鸚林迤邐麒麟臺詫
看重闢鹿苑爾其有倡必和無德不孚畢公人龍
祥師僧象與夫宰官甲第閭閻羣冢凡諸有緣共
成無漏或口令辟或共丹堊或肖阿羅像十八尊

來自兜率或貌大士容億千化作離普陀其云夢
感神通未敢執筆紀異然而諸天生色剎那改觀
矣計經始於今上建極之口年落成於如來初度
之八日於是日也上首慶招興鬼惟璣輩乃復盛
設瑜珈廣集緇素檀烟呖咈結九級浮圖花雨繽紛
成三休般若乃中天日月徧含白玉之光際大地
山河盡履黃金之界匪惟希有亦曰奇觀嶠早
事流憇晚栖皈依視卍字於宵前想六書於眉際
知航苦海須假六舟欲離火宅用嚴三駕慚無長
者百句乃毀比丘七言恭惟先朝宸翰佛訓良弼

大儒格言寺稱養濟然口心以印心慈忍用轉法輪
僧以藏僧喜捨名爲口至無論乾闥廼心修羅
戢怨固已福霜行雁道洽游魚矣若曰西方之教
中國則泥試看今日之域中正是一統之天下冠
蓋結轍華戎延道孰謂軒車不可適越而冠冕不
可迄圻者哉請以河汾聖人之言爲釋迦文佛之
贊曹生懇銘銘曰

猗佛出世	大事因緣	演說十二	擢化三千
五濁溷穢	三毒斯煎	勝嵐方嚙	篋蛇糾纏
赤熇火宅	苦海無邊	誰駕鹿車	疇攜舟船

都唯覺皇

乃號金僊

忍鐵無違

戒珠彌堅

乃申五戒

乃闡四禪

菩薩則地

劫利則天

譬逢醫王

沉痾胥痊

如洒甘露

煩渴悉蠲

絕嗔驅癡

破恹摧慳

三輪體空

萬行歸圓

惟樂迦羅

不垢不遷

菩提安著

明鏡安懸

儒稱惺惺

道疑綿綿

是謂意業

是唯心蓮

種瓜得瓜

藝田斯田

出我四眾

眎此新鑄

邑舉人田穀書丹

邑諸生田惟璿撰額

萬歷四十一年歲在癸丑四月八日

邑侯李公去思碑

教諭周祥嵩號臨川撰

邑侯李公諱焯號鎮雅直隸長垣縣人萬曆甲辰
舉南宮高第初釋褐爲曲沃令治行稱山右第一
比三年報政登上考尋丁外艱歸服闋補鉅野令
先後臺省監司諸薦章不下數十上幸蒼生之福
獲留任三年歲癸丑春公修歲事入覲適逢再報
政之期課最當徵主爵擬擢臺諫廼量遷部曹時
鉅野若士民若失慈母不佞小子叨邑庠講席距
公去任時已三年矣而流風善政都人士猶嘖嘖
不少衰因進諸生而詢其故諸生曰鉅野故疲邑

也地界曹濟之衝且督河大臣開府濟上冠蓋絡繹供億浩繁兼土多斥鹵野鮮蓋藏重以天災流行旱潦屢告道殣相望民不聊生蓋令此之難非一日矣公至虛心問俗嘉與休養清而不刻其善政原不勝述姑卽膾炙人口者撮舉大端墾荒萊以闢地利招流亡以復生業厚積儲以備凶荒而且覈田賦革飛洒以裕國課均戶丁平徭役以紓民氣至於通官鹽則水程按季捕私鹽則變價起解而鹽法舉矣薄已俸則出錢易蔬供厨郵則支吏輪直而行戶蘇矣憫疫疹則捐俸施藥軫農業

則禁宰耕牛而仁德溥矣它如入金矢而庭無蠶訟清囹圄而獄無冤號鋤稂莠而奸無漏網搜莠苒而林無曠聚此皆實惠之在民也乃若嘉惠青衿多方鼓舞立會課藝俊髦用興更注念寒儒發給薪炭尤稱矧典吾儕士民具有人心惡乎可忘以吾所聞於諸生者如此吾因之有感矣蓋嘗橫披往牒若史冊所載良吏以材能著者古今不乏然皆當時赫赫去則已焉豈非精誠未至而德澤之入人者未深耶卽惠人如子產而鄉校尚不能弭私議可見民心易治而士志難酬而公則若士

若民如出一口是豈可以邀結鼓之譏歟戲後之
官斯土者可以思矣訓導潘尚友書丹

萬歷四十三年乙卯仲冬月邑宰成珍立

邑侯王明府德政碑

賜進士出身直隸潁州兵備副使呂對齊撰

鉅野屬魯下邑土瘠民貧比年賦繁役重水旱頻

仍間里日見凋耗小民罄罄引領而望曰朝廷

庶撫我乎靳徼福於仁人之宇下者不異農夫之

望歲萬歷癸巳安邑王明府奉簡命來知縣事惟

時天災流行戾於敝邑市無赤米野無青草道瑾

相望下車不及綜庶政勞心焦思徧歷窮鄉僻陬
進饑民而撫之曰二三子無庸苦有余在當爲請
命民咸喜色相告曰仁人在上吾屬無患矣始人
人有更生之望公亟爲疏請監司停催發倉穀按
戶口以賑不給復勸邑諸富室稱力捐粟爲煮粥
計醵面而獸形者咸賴以存活時兼有萑苻之警
公念不亟加懲創將搆煽饑民滋蔓難圖因捕得
卽置諸法不少貸不逞者凜凜屏跡用是盜戢民
安雖饑不災逮歲稔始徐理庶政甫期修廢舉墮
鋤梗植賢不輕費民一財不輕勞民一力且摘發

不事人不能欺當兩造質廷時衡鑑獨握狐虎莫
假其直枉輕重片言回決卽工舞文者無繇逞口
口之奸吏胥輩祇以行書奉勾稽罔敢訛法需索
以速罪戾他如均審編嚴查覈規避飛灑之敝一
旦頓革青天神君之謠藉藉載道其尤卓異者歲
旱齋沐率僚屬步禱越宿雨四埜沾之稿禾乃登
魯諸邑蝗濟以西無論禾稼蝕食殆盡木上且鱗
集焉侯設方諭民捕之卽有蝗不害古良守令有
環艾積薪甘澍立應者有政善厲消蝗不爲災者
猶屬分有其奇侯殆兼之尋以內艱歸民皇皇如

失慈母火道泣送者窮百里戀戀不忍舍去服闋
補工部郎再轉上合循聲隆隆爲畿輔冠已酉歲
復建牙濟上督河工水利頻年河流肆虐曹單以
南魚飛屋角蛙噪林柯將有殫閭爲河之患行河
使以災告 朝廷詔發內帑金錢大治之諸郡邑
佐其役者夫柳椿霖之費何止鉅萬蕩家覆產十
室而九敝邑二三遺黎安居衣食毫無所與若罔
聞知者伊誰之賜耶侯復念敝邑當克濟曹濮孔
道罷於應附一切協濟迎送夫馬悉爲節省卽有
公出寧假道往來敝邑殊晏然罔覺惟是稔知敝

邑凋耗之極故多方保護如慈母之字嬰兒亦哀
我憚人尚可息也豈有私愛焉王子又奉璽書節
鎮陝之關南道敝邑悵惘愴恍如失所天不獲永
庇仁人宇下矣侯冢嗣領山西已酉鄉薦埜人士
惟是假靈敝邑之社稷願詰嗣早掇高第復蒞小
東以侯遺愛愛我敝邑允若茲則敝邑人士所以
徼福於仁人宇下者詎有涯哉侯名國楨號翼廷
晉之安邑人登己丑科第邑人業立生祠春秋尸
祭之矣鄉民馮時兆杜常吉等復謀勒石以志不
忘敬次第其事於左云

萬歷四十四年夏五月立

邑侯成公去思碑

秦王避暑洞

邑人王日省

號心魯撰

公名珍號恬然關西朝邑人萬歷癸丑擢南宮高
第解褐鉅野令公天性醇篤內慈和而外宏峻且
慷慨多氣節口不道錢穀若持梵戒下車虛懷問
邑諸凡吏獎民隱無不瀰疏而苗疇之春風夏日
交濟並符甫期月政口口口口口口民懷矣諸臺
審監司薦章屢上循良甲山左無何而宵壬媒孽
殺當事者有改調惠武之請報聞之日耕夫釋耒

桑婦投杼頓足拊膺驚詫而告語者不踰時達四境於是泣訴院道而口口口口口口口千人具春糧詣闕而乞借者亦無慮數百人卒之重閭難叩事成莫挽而公竟必不可留也乃相與擁輿啼號聲震天地車枳不得前竟日夕未能離郭門外也再宿而後出境扶攜祖口口口口口口口里內道無尺隙焉迨公西矣歸而失聲者遍郊原相顧徬徨惘惘若失市廢貿易者口口廠後闔境之內祀畏壘口碑長口者凡五十有奇所也鄉民有三朋馬應龍等羣謀諸予小子曰祠有時殷碑有時仆

慈君仁父地天罔極誰是堪不磨者廼磨城巨觀
在金山一洞就其中鑿磨爲碑鐫言爲記則我侯
實政壽之名山山不改而功德並峙庶或可永世
乎因屈指我侯實政桎梏舞文者幾吏除敗善類
者幾人禁姦宄村落無夜吠之犬釐頽俗婦女革
祈醮之陋振厲青衿月有考旬有課口口談經悉
親發其旨趣士多就之其待公而舉火者五十有
餘人招撫流移墾荒田其牛種械具悉捐俸給之
而不取其租作三載口口又檢不毛地百餘頃申
除租稅免里悉包賠口口放死囚歸家孕子尅日

而還無一後者其精誠素孚可知也春饑請命發倉秋又無年公乃多方勸濟得粟若干廩設爨所五十有六收養老稚仍別置數爨以待道路流亡又念壯者無生申借帑金八百餘兩俾口口糴運公曰乘齊馬巡行督爨星出星入所在與粥民同釜而餐雖風雪隆寒敝褐口履未始有易也以故富其時隣封之民孳股相抗而鉅民獨無菜色然則公之全活鉅民者無量矣及公西歸時貨衣銷帶以充路費其苦節清操又吾儕所痛不忍言者也善矣夫沈臬憲之多公也曰民肥而公瘠洵至

言哉於都公視鉅政纔期月耳而依之而慕之而
祠之而碑之者已如斯卽古昔之耿冠房陳奚翹
焉耿冠房陳歷年所而公以朞月咈咈又奚翹焉
於都我公殆以鉅邑爲試割也嗣是鴻臚赤墀帡
幪海內行以惠一邑者惠萬邦吾鉅邑民復得霑
沐宇下其殆有厚幸哉目前去來又何鬱鬱爲諸
耆老於斯回戚爲欣擊壤而歌之曰金山蒼蒼瀦
水洋洋我侯德政山高水長予小子亦應聲賡之
曰山些不爲高水些不爲長惠懷豈弟實無方岑
岑悠悠何目忘於是乎記

萬歷四十五年歲在丁巳四月十五日鄒野縣舉

人葛應斗校鑄

邑人慕麟魏應擢篆額

邑人口明王承蔭書丹

邑侯成公去思碑
節存邑人周萬春等畧

下車以來首重學校培俊傑之英才急課農桑裕

種植之生計適值荒歲直如已饑見星奔馳捐俸

煮粥勸富輸貲賑貸計日給散貧民弭盜有方鄉

村安堵鋤強不貸良善樂生條銀平等收受款收

而立請停徵解納足數傾銷念民艱而不加火耗

驛馬盡除苛累徭役分派均平庶政咸清一塵不染
染億兆之仁慈父母朝廷之忠義循良方期永
戴生成豈意遽行遷去風攜兩袖並無辦裝之錢
淚灑羣黎空切攀轅之想爰立峴山片石永留遺
愛甘棠邑侯諱珍號恬然癸丑進士

萬歷四十五年公立

重修關帝廟碑

監察御史王一中撰

鉅城南有關聖廟不知創自何年大率廟憑城建
城藉神靈有相胥捍禦之義焉民之歲時禱祀精

爽著存非一日也歲辛酉今上初元余奉簡書
得按二東時狡夷匪類陷我遼陽登萊一水鄰夷
征兵並集海上士大夫蒿目東府余謂疆場之事
重無分彼此總之有備亡患諸爲修保甲練鄉兵嚴
城守申飭加砦第下車卽當大比轅圍南撤計典
屆期竣事出巡已在歲杪將脂轄東馳躡青社涉
東牟戒行有日忽夜有神警余曰無先東余醒而
悟東方之苦正以事馬繹騷前直指四月始自東
回今余又亟徃一歲兩巡無乃以安之者滋之擾
西土幅幘遼廓奸宄萌生保無神之忱焉戒心悚

余預爲之圖也者乃策馬而西過聊城歷曹濮將
抵昌平過鄒魯道大澤之間則鉅野界也時隆冬
雪後一望平蕪人跡旣稀驀焉心動曰此所謂古
戰場者非歟時縣令輯玉趨朝邑符別令兼攝
余慮鞭長莫馭適今待御三晉趙君諱延慶時爲
邱令余廉其才亟寓書前督撫今大司馬趙公就
近劇移可弭意外計事竣前令部留會客銓調
廣寧又見告余乃自曲阜冒雪從間道登蓬萊宣
布天子寵靈東人無恐由春徂夏謁岱還省部
覆得請邱民擁道遮留趙君奉新命不敢辭

難迫抵鉅任未數日而妖蓮變起蓋賊謀不軌醞
釀日久伺縣缺正官可乘虛肆志趙君至而腹笥
數萬甲兵驅市人而戰率鄉兵而守指揮如意號
令若神賊之克鋒甚銳猝能設伏用奇壁壘亡恙
方賊圍急趙君報衆曰賊臨城有賊酋卜於關聖
廟三籤皆下賊怒而砍神之袍甫出廟門馬足若
有所陰絆焉者遂以血吾刃會大司馬趙公亟發
營兵赴援重圍乃解余感趙君之誠能與民効死
以全城又感關聖之靈用挫賊而先人以鼓狀因
檄趙君動項贖新神廟亟榜示諸郡邑俾守城者

以趙君爲法攻城者知關聖有靈其後賊之盤據
鄒滕者大司馬趙公督帥往勦渠魁盡殲脇從解
散有渡河欲颺者卒以神之靈河水暴漲罔有攸
濟率就薙夷焉說者謂神之靈彰於賊之讖卜得
以懾其氣於方張余竊謂靈之先尤兆於余之夢
寐用能燭其幾於未朕藉令余不夢則西不先西
不先則趙不調趙不調則鉅之守必瑕賊之流觔
詎自鉅止哉故全鉅者卽全魯之機而調趙者卽
全鉅以全魯之第一著遡全鉅以全魯者不可忘
趙君之功則夫默而相之用以落賊膽而褫其魄

可一日忘神之靈也哉蜀成都之全談蜀事者謂神之靈拽馬而上茲能絆馬而下蓋人之誠能感神而神之靈能攝物理有固然焉可証也今天下北患遼西患黔微人力能辦此亦必徼神之靈潛銷而默制之者蓋我朝得國之正遠軼漢而自神祖續圖所爲神道設教嘉號彌隆固宜昭格遐邇邇歷歷不爽也廟宇旣新趙君索余誌其事余旣不文又未告於朝不敢擅爲之記瓜代南旋踰一載不欲神之靈泯沒不彰乃從報命直據登告趙君再訂前請因不揣固陋爲次當日之事如此

鄉進士邑人閻太羹書丹

天啓四年甲子孟秋立

安興保京觀碑

兗西兵巡道左布政使閻調羹撰

天啓二年五月內妖寇徐鴻儒聚衆數萬據梁侶等樓及陷鄆城鉅曹濮大震撫臺大司馬趙公聞報立遣將士授以方畧同兗西道兵馬不閱月討平之殺戮無算橫屍蔽野尤念愚氓無知前靡所懲遂蹈迷罔因下檄令聚屍一處築爲京觀俾後之人觀之曰此固向者妄竊名號自干天誅者也

其誰復敢逞狼心而奮螳臂哉。聖國勢於常存。戢
亂萌於未發。真可謂仁之至。義之盡矣。鉅野令方
時化鄆城令田吉各築其一於境內。爰紀其事於
貞珉。以永昭炯戒云。

重修泰山行宮兩廊暨關聖土地祠並山門碑西關
賜進士出身刑科給事中葛應斗撰

嘗聞兩儀剖判。山嶽呈形。自唐虞封山岱宗。蓋爲
東嶽矣。取鎮兗州。間於青徐。天子巡狩。望而秩之。
諸侯封內。時而祭焉。自古迄今。焚香禮拜者。扶老
攜幼。肩相摩。轂相擊。絡繹不絕。蓋不知幾千壘也。

緬惟我 太祖高皇帝以神聖之聰明擴一統之
皇輿掃百年之腥羶其間屏邪說黜淫祀者不知
凡幾而獨封禪東嶽者何也蓋天道始於東地氣
迎於東萬物生於東齊母道焉於是冊曰天仙聖
母云當其時非無禮樂以禁於未然刑罰以禁於
已然但民之蚩蚩者引以禮樂未必喻糾以刑罰
未必畏而動以神明之鑒觀則無不惕惕然懼焉
此先王所爲以神道設教也况乎福善禍淫天之
道好善惡惡人之性彰善癉惡國之紀總之有神
行乎其間者矣易曰有孚顒若詩曰神之格思不

可度思矧可射思書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可見
無在非神無在非心心卽是神何人無心何處無
神又奚必躡太岱之嶺登五松之峯始齋祓一心
以啟對越之思哉此行宮之所以設也鍾野舊爲
孔子獲麟處士醇民敦工朴商慙縣治迤西有太
山行宮其來舊矣正殿寢宮雖已具脩十王廟貌
其殘缺闕土二祠其損壞矣墻垣其傾圯門戶其
狹隘矣凡遇聖誕嘉節善男信女擁集而進莫不
嗟廟貌之殘缺往來之未便以鉅邑禮教之鄉學
道之地相觀爲善誰能堪此有鄭君諒萬策者遂

慨然曰善惡隱於無形在智猶迷善惡徵於有象
雖愚知警於是聚衆會社募金庇材督工鳩功修
繪兩廊彰善惡之報以神賞罰之權重建二祠昭
鑒察之嚴以攝曖昧之心中門之設所以蔽神人
之內外以通往來之行旁門之設所以便焚拜之
出入以別男女之途人心以一風俗以醇端由於
斯規模宏以遠用意詳且盡豈徒金碧之輝煌丹
堊之炫耀而已哉功成於崇禎庚午秋索記於予
斯時也蠹爾奴酋運螳臂逆我顏行 聖天子憂
勤於上公卿百執瘁勞於下予忝科臣奚暇搦管

弄其文墨耶第憫其懇求之誠跋涉之苦聊書數
言以勒貞珉神其有靈其必阿護我國家默佑我
社稷福庇我生民夷氣清掃國祚靈長億萬斯年
興隆不朽是爲記

崇禎二年歲次庚午秋九月吉旦立

創修金山聖母宮碑

序畧

鉅野城東南五十里許有金山爲邑巨鎮左聖水
右神泉吞吐雲煙秀雅絕塵爲天下勝境半山之
際環屏結聚修建東嶽泰山天仙聖母行宮正
殿將成缺少磚瓦本邑茶垆屯人賈文舉平日好

善家雖貧與其室人情愿募化營謀昏旦不辭勞
瘁後果正殿完成金碧輝煌煥然一新皆文舉夫
婦之力也起工於崇禎四年告成於崇禎六年並
書

比干廟新添春秋二祭碑

山東按察使司蘇光泰撰

大野城南二十里許舊有殷忠聖比干廟不知創
自何年每歲時伏臘尸祝者肩背相望而邑乘祀
典不載牲璧寂然識者恨之邑都諫葛公念茲缺
典僉謀衆鄉紳請邑侯趙公轉詳上憲准添春秋

二祭奠帛陳牲駮奔對越千載曠典興於一朝於
歲盛哉伏維忠聖公生當商家未造妖婦煽處社
稷隄阡當是時豈不願委蛇巽順潛消默奪而忍
貽君父以殺貴戚之名奈商受無道拒諫飾非勢
不可以口舌爭計爲一死或可挽回君心於萬一
以故一腔熱血揮洒殿廷與抱器佯狂各行其是
延六七君不墜之緒綿六百載如綫之傳其志節
炳日星其芳名耀史冊是今日春秋之祀不止爰
神靈協輿志而千古忠孝節義實賴以維持焉何
可泯沒而無傳乎邑侯趙諱國翰號禮廷直隸灤

州人丁卯歲以明經來宰是邑百廢具興並書之以志不忘是爲記邑人楊芳聲書丹

崇禎三年庚午歲次季春立

邑侯井公修城築隄碑

賜進士出身刑科給事中葛應斗撰

蓋聞易著設險詩詠版築是以長國家者雖首重人和然無形之干櫓資有形之金湯而益固非時之興作得子來之人心而廼神此非可以法令驅者乙亥春關中流寇擄掠中州漸逼大河以北各憲下檄郡邑修城濬壕以爲桑土計時汜南井邑

侯官大野三年所矢治協神人化洽黎庶於是集
鄉紳父老而諭之以故一時富者出貲貧者出力
壯者事畚鍤弱者供饗殮雲集霧湧互相競勸甫
匝月卽告竣焉噫嘻侯何以得此於民哉夫民心
至愚導之以順則從強之以逆則拂民心至神劫
之以威則畏化之以德則服侯以補袞雄才小試
製錦政成三異心畏四知實心實政及於閭閻者
久已淪肌而浹髓此時卽驅之赴湯蹈火亦所不
辭矧茲之役乃爲國爲民昭然共信者哉昔李崇
刺兗州置一樓懸鼓其上有警則擊鼓聲相聞盜

至悉擒之一境獲安龔遂治渤海親課農桑令百
姓賣劍買牛賣刀買犢賊盜皆歸民業公靖盜安
民動符古人他日勲紀旂常光耀簡冊詎不與李
兗州龔渤海後先輝映哉方今 聖天子赫然震
怒天兵四集蠢茲小醜立見撲滅卽有一二負固
之侶豕奔狼竄再不敢生覬覦於茲邑矣豈特功
被一時而已哉

崇禎八年 月 日立

邑侯井公修城碑

賜進士出身刑科給事中葛應斗撰

邑并侯之治我野也保赤洞懷宇氓育材兼以無
廢不修無墮不理精神周至不啻主人拮据其家
者然歲在旃蒙大淵獻寇賊底天中虎眈眈勢
欲窺伺河北曹單戒嚴烽火照耀難民求渡不得
投濁流者踵相接也大野距兩邑僅百里許寇之
未逞厥志者以阻茲如帶水故耳倘聯櫓競渡山
左將爲天中之續矣於是進紳民而論之曰民志
者無形之險城垣者有形之險二者闕一不可禦
寇無長策祇有堅壁清野間出奇兵挫其狂鋒耳
勢迫矣戶牖之綢繆不能不重煩爾民力上元後

二日躬率僚屬鄉紳啟土舉事周環相度謂舊城
薄且卑宜加高培厚可取土池面於畚櫪便於負
任逸城厚若干尺池陂深若干尺深者益深而厚
者乃益厚議既定檄招夫役聚諸城下執簿呼名
無一後至者而版築累累雲擁霧合若尉若丞若
學博各理一隅侯於政隙時一過勸勞始於寅月
哉生魄竣於卯月哉生明更添築外城復增一險
焉古人稱衆志成城不於斯益信乎雖然天下易
協者衆難協者亦衆倘保赤德意或有未孚突動
夫衆永有不聞鼙鼓而心驚迫公旬而色沮者彼

睥睨藩腹之謠獨非役工於國者乎乃侯不事要
結不假威勢甫及浹旬高深畢舉嗚呼侯果何施
而得此哉蓋緣實心實政浹洽於人心者五載如
茲一旦驅而用之若左右手所謂佚道之使雖勞
不怨者有如是耶語云前事不忘後世之師烏可
不勒諸豐碑以昭示來茲余不文不足以表彰功
化因同學李君應春等囑余序其事而記其概如
此野後之官茲土者而盡如侯也亦可見民情之
大可用而天下無不可集之工矣豈獨城也哉侯

韋齊虎虹與河南襄城人辛未進士銘曰

金焦東眺瀟河北望隱隱雉堞雄峙中央百里一
同於焉橐籥佳氣鬱葱厥土洵樂冠氣縱橫逼河
之濱良牧曰咨忠切震隣在昔有言垣薄易壞備
漸萬口敢云縈帶龜吉鳩工累黍疊級倍而築之
口勉補葺萬杵登登侯來循拊無須蒲鞭弗勝馨
鼓羣力胥殫羣心胥悅墉堅隍深長隄環列不日
慶成觀者塞道隣壤聞之動色相告不崩不涸扞
衛無垠何以旌伐鐫茲文成文珉千秋永思君子
爲綬口者綢繆是似

崇禎九年歲次丙子正月吉日立

重修鉅野關聖廟碑

序載明崇禎九年知鉅野縣事
汜南井齊立因字跡模糊未錄

重修萬善寺碑

昌邑保舊有萬善禪寺創建不詳所
自碑記載市居音張邦義年八月

有四倡義重修明崇禎十一年歲次戊寅孟夏月
立

鉅野縣志卷之二十二

特調鉅野縣知縣星沙少棠氏黃維翰手訂

金石志下

國朝

學校臥碑

順治九年禮部奉

頒發臥碑立石各學曉示生員

朝廷建立學校選取生員免其丁糧厚以廩膳
設學院學道學官以教之各衙門官以禮相待
全要養成賢才以供朝廷之用諸生皆當上報

國恩下立人品所有教條開列於後

一生員之家父母賢智者子當受教父母愚魯或有非爲者子旣讀書明理當再三懇告使父母不陷於危亡

一生員立志當學忠臣清官書史所載忠清事跡務須互相講究凡利國愛民之事更宜留心

一生員居心忠厚正直讀書方有實用出仕必作良吏若心術邪刻讀書必無成就爲官必有禍患行害人之事者往往自殺其身常宜思省

一生員不可干求官長交結勢要希圖進身若果

心善德全上天知之必加以福

一生員當愛身忍性凡有司官衙門不可輕入卽
有切已之事止許家人代告不許干與他人詞
訟他人亦不許牽連生員作証

一爲學當尊敬先生若講說皆須誠心聽受如有
未明從容再問毋妄行辯難爲師者亦當盡心
教訓勿致怠惰

一軍民一切利病不許生員上書陳言如有一言
建白以違制論黜革治罪

一生員不許結黨多人立盟立社把持官府武斷

鄉曲所作文字不許妄行刊刻違者聽提調官治罪

右臥碑自順治年間奉

旨頒行凡直省學宮靡不與康熙四十三年

御製訓飭士子文勒懸芹壁俾兩庠人士仰瞻

聖訓恪守規條法至嚴意至厚也查鉅野學校獨無此二

碑雖士習素醇尚鮮子衿佻達之習竊念

朝廷德教無由宣布藝林幾令屬在斯邑者竟不

知臥碑爲何物果誰之咎與

翰旣將

御製訓飭士子文立石曉諭外茲復恭錄臥碑條教書刻

於明倫堂壁端願爾多士觸目驚心父教兄勉

咸知淑身善行以上副

列聖與賢育才殷殷告誡之至意實所厚望焉道光二十

年歲次庚子小春既望知鉅野縣事黃維翰敬

謹立石

鄉賢祠碑

知鉅野縣事張國運撰文內稱三十三大

祐之

王公禹爵

晁公補之

宋公滄

張公

天愛

呂公封齊

葛公煥

王公業

宋公承

能辨

姚公大舟

徐公謙

共十二人

餘俱漫漶不

守府李公懷田思慕碑

在丁官屯大路旁距城八里許碑首載公性忠義壯逢亂

金里縣志 卷之三
世披堅執銳救焚拯溺全城多功一祠表異掃蕩
梁山太平尤著勒石刻銘永垂奕禩共四十三字
碑未書康熙十七年十月二十九日
鉅邑下屯太平等處郭昌印等全立

金山香資永爲本山修理之用碑

知鉅野縣事章宏撰

竊謂天地以秀氣而鍾山川以正直而成神聖自
古昭然於今爲烈余於庚辰九月來牧鉅邑稽其
舊誌金山稱最上建碧霞元君神宇遠近祈禱
無感不應是山又得神而愈顯矣每歲於暮春之
會例爲饗神之期車轅輻輳無間遐邇士女雲集
何分老幼辛巳宿月余亦往謁焉數里外見其香

雲飄縹瑞靄繽紛而善男子善女人雖不能用七寶以成布施而誠敬所將金錢樂捨拜瞻之下固以昭元君之靈而亦以見我民之樂於爲善也推而人之得生於天地間也有一不從善根中得來者哉爰稽佈施之所入舊爲守此土者以充公用其闔邑視以爲成例也久矣余揆此意雖樂施也不得而或非之卽致此樂施者亦不得而或禁之第問之心母乃有大不忍於中者乎施者何心受者又何心夫民之所供供神也蒞此土者敢謂功同神聖遂可坐享福報而無疑也耶余心憾焉用

除前非以昭新議乃以樂佈之金錢約而計之每
歲可得錢百千錫灰十數石適值縣屬紳士有請
修文廟之舉捐俸而外乃以其佈施之六用修
聖廟仍留其四補葺神宇乃命老成善耆掌其收
管此不過以公濟公非屬私舉且聖廟爲萬世之
楷模神宇亦爲四方之護庇總爲天地之正氣而
常存又何分神聖也哉諒神必鑒之亦爲我許也
然此亦不過庚辰年之議而取之於辛巳春之佛
餘也嗣後計其每年之所入務公舉鄉耆專司收
掌官不得而取吏不得而侵或崇廟貌以壯神威

或置義田以資香火或修山路或增院宇總期通
乎神聖協乎人心而不使此中有絲毫之或憾焉
斯已耳永銘於石並以告後之吏茲土者

康熙四十年歲次辛巳孟夏上浣之吉

文正道風碑

在麟川書院頭門外巡撫王國昌爲章
令宏建復義學題康熙辛巳季冬穀旦

立

金山感恩碑

節存邑人姚用錫等序畧

濟西名鎮推金山秦山行宮在焉山隸吾鉅每歲
季春如鄆曹金單諸邑士女偕來南賈駢集各隨
心愿量助香資原因留作歲修以妥神靈而隆廟

貌近則不充公用全飽私囊民有布施之名神無享祀之實遠近聞之幾裹足不前矣幸 邑侯章

公蒞任成民之暇致力於神省祭金山詢知利弊特立碑褐永禁侵漁環山居民所由創胥悅亭以

紀其事也時值神殿將圯急須修葺前事之侵既

不可追後來之助又不能待山僧寂盛出募諸邑

徧以邑侯之仁政告之諸邑人聞之無不欣欣色

喜若親受其利者然故今歲會期游人獨夥登其

亭誦其碑知邑侯之仁政不虛而寂盛之所言不

謬也僉欲別爲鐫志感頌仁慈且永戒侵吞藉垂

久遠邑耆老曰此予邑侯事而隣邑之民志之不
亦贅乎隣民亦曰爾邑之志近者悅也予等之志
遠老來也庸何傷遂合遠近之民公書實迹以壽
諸石

康熙四十一年桂月立

少尹李公善政碑

在金山李名字不詳與知縣章宏同時官鉅其修金山也李與有力

焉士民等因並勒石於胥悅亭以誌不忘康熙四
十一年歲次壬午仲冬立

拯救萬民碑

東門外天齊廟東碑載前任寧夏都使司都司華謹兆熊前任吏部左堂特諱

默德國子監左堂滿諱不候選縣左堂殷諱國任

無序文

康熙四十二年歲次癸未秋七月闔縣鄉民公立

御制訓飭士子文碑

明倫堂東文詳恭紀志

康熙四十三年

領行道光二十年歲次庚子孟

冬月穀旦知鉅野縣事黃維翰敬謹立石

重修關帝廟兼置田產僧舍碑

序畧

范塚等寄寓鉅野景仰威嚴每於月朔相率而叩
帝廷展拜之餘殊形剝落於是同謀集腋鳩工庀
材氣象重新規模復舊因念看守之人不能持久
復捐餘資建僧舍購膏腴俾住持有室衣食有資
庶幾奉晨昏之香烟永綿延於罔替用勒原契於
後以垂不朽邑舉人張世瑤書丹康熙四十二年

癸未范塚王沐等立石

萬民恭頌

皇恩碑

碑在天齊廟東大路旁

史載帝堯巡狩而封人請祝詩咏召伯布化而南
國致思蓋惟聖人有如天好生之仁而循行者復
有承宣德意之實故當時之人頌之慕之誠有不
能已焉者也况捍災禦患消弭大變予民更生爲
亘古所無者乎山左自壬午歲霪雨爲災所在懸
罄而炊

皇上省方至止口口正賦截漕糧發倉廩諭令內外大小

臣工無論在職閒任各許養饑以需後命越明年
水患滋甚六郡所部率多巨浸更全除積逋預賜
來年田租益留漕米七十餘萬石口口臣四百餘
人齋內帑百餘萬金分行救養其賑吾鉅者前爲
原任吏部左侍郎特公司業滿公原任都閫華公
及候選邑丞殷君後則原任制撫線公戶部員外
何公精奇尼哈番夏公佐領廣公并我邑侯章公
莫不仰體

膚慮周詳勤慎務急貧寒無飽好黠按月依戶口應給外

仍竭力捐貲設饘粥施棉衣捨醫藥平米價給半

種事必期於有濟而總巡三大臣之分畧西偏者
爲少司寇卞公復不憚勞瘁勤念民隱布德宣化
罔遺餘力是使鉅民得免流亡無失本業上感天
和甲申之夏麥遂大稔於時農慶於野士歌於塾
婦子嬉於閭咸謂吾老稚丁壯無溝壑流離之虞
□□不□□卽水旱疾疫賜租賜復代亦有之若
宵旰憂勤千籌萬畫諄復咨警有加無已其保全
拯救必欲無一夫之不獲從未有如我
皇上今日之仁恩汪濊者也且也他境弗論吾鉅每歲正
供裁二萬五千有奇而賑養之數不啻二三倍之

吾儕小民寸草春暉欲報答而無由者矣思欲匍匐

闕廷具叩下忱而愚賤之隱虞難上達爰請立碑於

城東孔道敬紀其事懽呼環拜時申釐祝并俾子

孫世世永爲瞻仰而奉使諸公亦得附名於石是

亦封人祝帝壽而國思召伯意也乃拜手稽首而

作頌曰於維

皇德煌陶唐載熙庶績協和萬邦嘉祉叶應物阜時康奚

爾口號堊茲東方深宮晏食念切如傷爰咨重臣

俾父不遑曰亟截漕曰亟開倉曰過可宥曰爵可

償蠲乃租賦無棄耕桑金錢百萬遑計帑藏於焉
過賑隼疾駸驤分省疾苦徧歷僻荒籍其口數以
貴以糧權呼雷動大澤之鄉神矣參贊轉災爲祥
果屆麥秋黃茂穰穰自茲以往膏澤難量在鉅言
鉅惻私自將如彼葵藿傾心太陽泰山峩峩海水

洋洋德音與並曷其能忘勒銘貞石永祝無疆

康熙四十三年歲次甲申孟秋鉅野庶民公立

佐領廣格代賑鉅野縣萬民感惠碑

在金山康熙四
十三年進士葛

斗楠等立因字
跡模糊未錄

代賑戶部何公諱紳號

子縉萬民感戴碑

節存緡城

亞元杜天

培序畧

戶部何公奉

天子命來賑鉅野甫入境卽以天日自矢與邑侯章公勞
心焦思按籍計口不令書役侵吞不許奸人捏報
無一粟不實發於民無一夫不實被其澤且復有
賑外之賑騾肩負米馬鞍掛錢隨處解囊量人推
食一展布間而來蘇之慶異口同聲俾邑中餓殍
不至流散而骨肉得相保聚田產免其拋荒皆兩
賢執事之力也金與鉅相距密邇飫聞其事余爲
鉅之民慶幸靡已而竊嘆賑濟得人如公者洵足

以風也故因紳民之請而詳述之
邑人王之溥

書丹

康熙四十三年歲次甲申季夏立

邑侯章公德政碑

獨山集

邑庠生解坦撰

史記夏原吉位居司農嘗以生平歷職不得爲親
民之吏爲憾夫夏公勲高位尊奚倦倦爲親民之
吏哉蓋政治之實績莫要於理民民生利病休感
惟親民之吏易與爲興革故所賴尤重然而當此
者蓋綦難矣惟我邑侯章公生長京師幼肄詩書

所習見者紀綱政教之大所習聞者朝覲會同之盛所交遊者賢士大夫之班其豫養於平素者本公輔之器非百里才也今奉

命蒞任茲土以興道致治之謀爲士民身家之計未及二

載政美化洽難以悉述顧約舉其最著者如錢糧

拖欠盡免追呼文廟隳頽立爲修整葺學宮以新

士氣創義學以育寒儒考試則弊必風清聽斷則

冤皆雪亮至若水旱有告必加調劑務使實惠及

民鄉里有驚必親搗穴巢從茲盜賊斂跡游手好

閒者勸使歸農無力讀書者咸令就學重人命而

嚴禁械鬪刑教兼施保民富而力杜苞苴廉平交
勵凡此皆夏公願爲之而不得者何幸於我侯見
之乎異曰大臣薦其循良

天子嘉其民牧其勲業爵位行將駕夏公而上之不知彼
時候之惠顧我士民以及天下者又將何如也士
民感我侯之德爰勒諸石以垂不忘

康熙四十四年歲次乙酉立

濟寧道今陞江蘇按察使司張公去思碑

公諱百行字孝先乙丑進士河南開封府儀封縣
人康熙四十五年九月朔鉅野士民王國璽等立
邑侯章公詳免長溝站務碑 大堂東節存士民序畧

鉅邑僻處濟西向無郵遞乃濟寧數欲以所治長
溝地方站務請改嘉鉅二邑代爲供億我公業於
癸未歲力陳 府憲得寢其事今濟寧復申前議
上詳我 郡伯吳公以照舊供辦批示下州已而
藩憲高公 大中丞趙公批輒如一其議遂廢
嗚呼我鉅野官若民何幸而要惠若此哉竊思濟
之爲州地廣人稠珍貨所聚遇有差需咄嗟立辦
鉅則野多斥鹵民鮮蓋藏河不通商市無筐貢土
瘠民貧由來已久邇年水潦肆虐民不聊生全賴
皇仁賑救多方士民得以相保無恙倘加以意外之累

二三子遺詔能堪此耶嗚呼我鉅民何幸而得遇
我邑侯章公爲民請命不避嫌怨又何幸而得遇
各大吏洞悉民艱肯俯從我邑侯之請而永除後
患也邑人士因節錄顛末以壽諸石俾我鉅民世
世子孫永脫斯累而卽以志我公惠我之德於無
旣云康熙四十六年四月上浣閤邑士民公立

真民之父母碑

在麟川書院頭門外士民爲章令宏
立康熙四十八年六月吉日

邑侯聞公去思碑

在金山序畧

侯諱元昴號紫雲浙江口州府口口唐縣籍甲口
科舉人補汝邑侯與鉅接壤侯之仁風德政傳聞

於鉅□□□邑□□□不□□以不獲沐公之澤
爲憾忽已丑歲本邑章公舉卓異公代庖治鉅鉅
遂得沐恩波焉公來我鉅時歲值大歉米如□□
□□窮簷之婦子救死不贍實難復加追呼公詳
請緩徵以甦殘黎而奉 憲發賑秉公給散而於
士子尤加厚焉以視後□□□而擁大澤者其
相去何如也至金山香資□□□取□囊自章公
施以贍廟費公繼緒其□所□□山毫無所私
□古所謂國君衆母者何多讓焉但恨沐公之澤
不□數月不能留公於鉅永托福庇耳然而闔邑

士民口不能忘口口口公也爰勒石以誌不朽

康熙四十九年歲次庚寅生員王肇基等立

關侯世系碑

邑舉人李惟一撰

侯廟祀徧天下未有紀其世系者戊戌夏五余偶

閱商邱宋冢宰率所刻筠廊隨筆中載關侯祖

墓碑余因錄貼廟壁欲入廟者咸知侯所自也

會大旱邑人設壇祈禱同事諸君子見之僉曰是

宜勒石以昭示來茲余乃述宋公原文曰天之生

聖賢也不偶必鍾祥於世德之家故大孝尊親咸

思貽父母令名予嘗慨漢壽亭侯生而忠貞沒而
神明廟貌徧四海血食綿千古而其祖若考名氏
獨闕軼無考 侯在天之靈必有盡然隱痛者予

每遇河東博聞之士必詳悉周咨不可得康熙十

七年戊子解州有常平士子昌者讀書塔廟 侯

故居也昌晝夢 侯授以易碑二大字驚而寤見

瘡井者得巨甕碎之甕上有字昌急拂拭卒讀乃

紀 侯之祖考兩世諱字生卒甲子隨循山而求

得墓道焉遂奔告解州牧朱旦作 關侯祖墓碑

記載 侯祖石盤公諱審字問之和帝永元二年

庚寅生居解州常平村寶池里公冲穆好道以易
春秋訓其子卒於桓帝永壽三年丁酉享年六十
八子諱毅字道遠性至孝父沒廬墓三年旣免喪
於桓帝延熹三年庚子六月二十四日生 侯長
娶胡氏於靈帝光和元年戊午五月十三日生子
平其大畧如此昔趙宋時劉廷翰官貴當追封三
代少孤其大父以上皆不逮事忘其家諱太宗爲
撰名親書賜之載在宋史以爲美談亦以教孝也
而况 侯之祖若考皆有名氏載在壙石彰彰可
考者顧忍軼之哉朱旦又言桃園結義之俗 宜

闢伏魔大帝之稱號宜更其論甚正商邱宋公嘗
言壯繆惡諡當易以嘉名 侯旣殺身成仁矣尚
可以成敗論乎予存斯言也以族議禮君子是文
也錢塘馮子景敬所撰稱 侯明 侯志也紀
侯先世不忘所自也予依原本不敢以已意增減
亦以信今而傳後也云爾

舉人候補中書傳岱石書丹

康熙五十七年秋八月立

重修三官廟碑

邑舉人李惟一撰

三官大帝之號不知始於何時而祀者遍天下予嘗考其義或曰天官以賜福也地官以赦罪也水官以解厄也是說也予不敢妄爲附會而其牖世覺民之意則深有取焉何則先王神道設教原欲警天下之人去其不善以就於善也苟可使之去不善以就於善正不妨多爲之名而神奇其說而莊嚴其像若三官大帝其稱名也久其取義也深爲是說者若曰惟神至尊一切福澤罪厄實默主之然非盡人而賜之盡人而赦之解之也其人而正人也善類也則福可賜罪可赦厄可解不則奸

邪無狀將罪與厄無有窮極而又何福之與有信
若是是所謂賜福而赦罪解厄者無非使其人去
其不善以就於善而非別有荒渺之說也則三官
大帝之祀非淫也宜也城西南八里舊有三官大
帝廟里人虔事有年以殿宇日漸頽敝謀更新之
又高其基趾廓其規模中爲正殿三楹前爲川廊
又前爲山門又前爲影壁戲樓煥然改觀雖因也
而實創矣夫古人之論祀典也曰有功德於民則
祀之能禦災捍患則祀之予聞斯廟之建始自有
明中葉迄今幾二百年經兵火之變大祲大疫之

災他境率多死徙出鄉村落爲墟而獨此附近居民仰托神庥相保無恙是非卽大有功德於民而能禦災捍患之明驗乎是非卽所謂賜福赦罪而解厄者乎以故歲時伏臘祈者禳者報賽者日不暇計僉曰微大帝之靈不至此今者廟貌聿新金碧輝煌其君子入而肅然起敬常存陟降之心則益進於善也其小人入而惕然生懼時恐譴責之加則不敢爲不善也由是而風俗日以厚人心日以淳吾見諸福之來莫不備至而又何罪之可赦何厄之可解哉噫此先王神道設教之意也是役

也起於甲午至丁酉落成首事善士宗廷賓例得
書名予故附於碑末以爲後之向善者勸

滋陽縣增廣生姚

錡書丹

康熙五十七年歲次戊戌二月穀旦立

重修七聖祠碑

白家莊節存邑舉人內閣中書李敦序

鉅邑之南去城八里許向爲八里莊素有七聖神
祠之建所以祈神明之呵護莫民物於康阜也惟
神感應如响風雨不愆歲時伏臘居人拜禮邇來
廟貌傾頽神無棲止辛卯秋善士康應斗慨然首
倡四方善信環集而起鳩工庀材匝月而工以竣

神祠煥然人心大慰繼自今相率而勵於善神之
降康寧有暨哉事成而聞於予爰述巔末以志之
後學趙鍵書丹

康熙五十九年辛卯八月立

泰山行宮碑

在金山節錄鄉進士候補內閣中書城
武劉作霖序畧

武民鄧瑄食貧居賤安分自守取予不苟然諾不
欺素隨衆朝金山時則舉國若狂視同遊戲彼獨
沐浴齋戒如對神明旣而瑄染時疫奄奄一息於
鬼祟擾攘中忽見一甲冑之士電目海口金面赤
髮執鞭以口口哀痛求去猛然一覺汗流浹背披

衣而起其病若失且有子七歲不能行夢與神語
遂强健如恒瑄感神之庇因自爲會首糾合鄉人
素有德行誠心爲善者立社朝山三年香完屬予
爲記

雍正四年三月十五日立

金山香資置買田地碑節存知縣蔡瀛序畧

金山爲一邑巨鎮明季襄陽井公建碧霞元君宮
於嶺上層軒炫目重閣凌霄而神亦靈佑遠孚感
應如響每歲季春邑人行報賽禮士女轂擊而肩
摩商賈星羅而碁布神前香火自一文一縷約口

百餘綿足供修葺乃邇年來多苦侵漁以致修資
無出是非所以妥神靈也余蒞茲土□□□□恭
祝元君因詢知其弊而抉剔之委託二尹李君諱
源者每年董其事竭盡心力毫無染指而以山之
財供山之用除建神閣補山堦整棖桷新神像外
尚有餘財因置義田數段以供神前香燭第恐世
漸遠而生弊時愈久而就衰能保後日長如今日
乎曩者鉅鉅之小潭口黃邑之竹樓廬陵之豐樂
公輔之義田皆有所著以傳於後今日之事詎可泯
泯無傳耶勒諸貞珉昭茲來許從此山田無所兼

併香資絕其覬覦而驚嶺日觀之勝景安在不可

接跡也哉所有田地畝數界址開載於後

置魏公王南北地四畝東至魏永珂西至魏天

右南至本主北至大路

置王口口南北地四畝東至王文得西至王夢

兆南至王廷璧北至王現章

置王漢章南北地八畝東至賣主西至王現章

南至大路北至山

置口克強東西地六畝西至賣主東至王夢兆

南至王廷璧北至王現章

雍正五年歲次丁未三月十五日立

公頌施明府重修碧霞元君殿碑節存土民序畧

金山舊有碧霞元君殿規模稍狹明季襄陽井公

因廓而大之每逢辰月望日邑人行報賽禮商賈

雲集土女星羅不下數萬而神前香貲所積每年約得百餘緡原足供歲修之資乃往往任人侵漁不歸實用識者傷之我公署理鉅邑不朞月而利興弊革政通人和四境晏安百廢具興偶乘政治之暇虔祀元君見其神像間淡棟宇摧崩低徊太息者久之遂以香火貲財庀材鳩工盡付修飾丹雘之用雖廟宇基址無以舊貫而榱桷碧瓦煥然一新公之明以治人幽以事神殆兩無憾焉以公之長材偉畧歟猷自有宏且遠者今小用小效闔邑士民共戴神君之愛不能自己因附貞珉以志

不忘

雍正八年庚戌仲夏立

麒麟紀瑞碑

明倫堂東牆

麟爲人世之瑞非時不出故名可得聞形難得見
也卽詩書所載全體活現亦祇於彷彿中想像焉
耳蓋若躬親之目觀之確而有據真乃足傳也

皇帝御極之十年王子六月朔有五白鉅野新城保農民
李思家牛產神物有星墮地大如車輪兼之祥光
四騰經久不散夷考月令序屬林鐘而日纏鶉火
應其候矣迨稽支干地臨丙丁而離明繼照符其

德矣且也無龍之角而玉定表具非鳳之毛而肉
甲呈奇夫是謂之躬親之麟目覩之麟而手寫之
而神注之而筆傳之宛然致太和之氣遊熙皞之
代翊文明之運於億萬斯年也宜太史執簡書之
口聖世之瑞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雍正十年壬子秋越東郭開極敬題併書

邑侯廖公重設義學碑

邑人李伊炯撰

鉅邑鄉學久廢生童肄業多寄佛寺邑侯章明府
創修義學於此置學田百畝爲塾師束脯之資一

時多士濟濟藉資觀摩咸幸文教日有起色詎明
府以升任去儒學甯某先生因官署偶圯借居齋
舍並於講堂堆貯穀石絃誦中輟藝林傷之歲辛
亥邑侯廖老夫子來任鉅邑甫下車卽以興學造
士爲已任自捐俸金爲儒學別構宅第並將穀石
移置他所所有前後講堂書室及牆院門壁之頽
壞者悉次第修理煥然一新擇日甄拔生童俾都
人士之有志上進者悉得服習於其中又於學田
百畝外厚其束脩延名師呂先生嚴加訓誨每文
會必細爲品評親定甲乙賞賜有差以示獎勵

篋中手著歷試文四十藝以爲科舉程式公事偶
暇輒親詣學宮進小子而提命之計受業者得四
十八人稱盛事焉敬刻諸石以紀其事且爲後起
者勸侯諱開春字岷懷福建閩州人並書之

雍正十一年 月 日立

開濬緒水河工落成碑

節存土民序畧

粵稽禹貢所載曰大野旣豬則知我鉅固澤國也
蓋豬也者蓄而復流之謂也豬水上接荷澤下通
濟淮自唐虞以至今茲四千餘載滄桑屢變故道
淤塞每經霖潦汪洋漲漫雖前任蒞茲土者間有

金里縣志 卷之三 二
流導究之嘉濟隄防下流多滯則向所稱蓄而復
流者竟成蓄而不流矣鉅邑之害莫此爲甚壬子
夏幸逢邑侯廖公抱舟楫之才懷濟川之用奉

命來治我鉅洞悉民隱一切興利除害善俗宜民
之事莫不次第舉行因將潞水下情申文 上憲

迨甲寅春恩蒙河督王 巡撫岳 兩憲奏准開

濬潞水河道我侯仰體

皇上及各憲勤恤民隱至意爲一勞永逸之舉夙興夜寐
日昃不遑又有捕廳郭公左右口口口口恭按
里口工照地派夫潞水保應挑河道東界石碑坡

西界落鳳橋共口所挑河口口千口口三十六步
外雖口口協口原屬口口具稟立案後不爲例由
是踴躍赴工未幾旬期河工口口前之嘆汪洋者
今則口安流矣昔之號澤國者今日歌樂郊矣睹
安瀾而懷明德非我侯廖公及二尹郭公孰克臻
此乎他如宣 聖諭以隆教化建義學以育人才
卹災黎以廣 皇仁清民欠以剔積弊墾荒而野
無曠土祈雨而天降甘霖惠政多端美不勝書此
其口碑載道昭昭耳目者又無庸多贅也是爲記
雍正十二年歲次甲寅十一月旣望穀旦緒水保

士民公立

孔子優免兵丁夫役及一切差徭碑

大堂西舊案

曹州府姚 爲

移咨以廣

皇仁事乾隆

十一年五月十六日蒙布政司劄付乾隆十一年

四月二十六日蒙巡撫部院咨案驗乾隆十一

年四月二十一日准衍聖公咨據寄藉鉅野縣

族人孔尚智孔衍桂孔衍選孔衍珮等具呈前事

呈稱竊以聖朝崇儒重道凡孔氏子孫俱優

免兵丁夫役及一切差徭此固智等始祖大聖

人之遺澤實

皇上之恩也智等五十三代祖諱浩由遼陽教授遷鉅野
縣尹見獲麟臺上有祖廟因遣子孫居此奉祀
是雖寄籍鉅野實祖居闕里同爲
至聖之裔未獲與族人一例優免實負

皇上崇儒重道之特恩矣仰懇移咨撫憲轉飭本縣庶
族人得同例優免勒石署前以誌不朽則宏
恩得以均沾而深仁流於無旣矣等情到府案
查凡係孔氏子孫不論本籍寄籍向奉恩旨一
切夫役差徭俱得優免遵例已久今孔尚智等寄
籍鉅野未蒙優免具呈前來合行據情移咨貴部

院請煩查照轉飭貴屬一體優免免其夫役差徭
勒石以誌不朽俾沾 聖澤於無窮即荷 皇

恩於無既矣等因到本 部院准此擬合就行爲

此案仰該司官吏照依咨案內事理即便轉飭查
明照例優免母違等因到司蒙此擬合行知爲此
仰府官吏照依咨案內事理即便轉飭知照母
違等因到府蒙此擬合行知爲此仰縣官吏文到
即便查明照例優免母違須至帖者

乾隆十一年知縣龔廉立石

免河上夫役碑
節存知縣龔廉片卷

鉅邑之有河工蓋自前明景泰間始也甯河工而挑濬之功率資民力然數百年來官民相習而力役毋悞者昔之工作董於河官以濱河之民趨濱河之役其地近其事習其施力又甚便故官不勞而民不怨近則集夫於里下責成於印官在河道爲國家糧艘所經凡屬心知血氣之倫孰敢不效急公乎來之義但離河寫遠旣苦於跋涉孔艱而力作生疎復苦於經歷未慣昨年鉅之士若民曾縷情上告業已格於成例未邀允准乾隆辛酉吳興李

明府來蒞鉅邑適當大挑之期親赴河干就募河
下之夫以襄厥事於民稱便於公無悞而近河之
夫亦得藉此以營日食洵一舉而三善備焉嗣有
事歲挑者以其法良意美踵而行之已五年矣繼
此而數十年而數百年官斯土者咸率循罔替不
可永脫斯累而功德之在人者詎有旣哉士民樂
其事之有成也期壽諸石而請余記其事余嘉士
民悅懌之忱而並望後之君子軫恤民隱繼美前
猷是則鉅民之厚幸也夫

乾隆十二年歲次丁卯立石

邑侯朱公興學造士碑

邑歲貢生陽信訓導李惟允撰

戊辰秋余秉鐸陽信以病告歸未閱月而邑侯朱
明府雨車甫臨諄諄以義塾有無及肄業生童致
詢兩博士慨然曰聞昔建始宛平章公繼閩海廖
公人材萃焉近頗傾圯書聲闐寂矣公太息者久
之遽思鳩工因修葺聖殿逡巡未遑然又不忍
置士弗課暫假民居以代謬推余主文會余辭不
獲命公於學壤百畝外歲捐俸二十金爲修脯資
鄉城以文質者漸至百七十人每朔望大會公親

定甲乙重加評點榜姓名而獎賞之歷今五年除
試優等不計外科歲採芹者率八九人五七人不
等前後共入泮三十八人業已著有成效今 聖
殿大工告竣爰更義塾爲書院廣廈幽室粉壁明
窗無弗堅潔羣以爲公之所以造吾鉅者行將日
新月盛未可意量而公道以卓異入

覲瀕行猶諄諄囑紳士擇吉令子弟入學且欲爲謀膏
火費並囑余擇諸生歷年課藝選訂發刻以昭獎
勸邑人士銘感不能忘欲壽諸石問記於余因詳
記其實於右至公潔已愛民政通人和消異弭災

當另有記之者茲不贅公諱容極字建中湖北漢陽人戊午舉人鉅野縣知縣癸酉大計卓異並書之

乾隆十八年立

六營屯田官兵後裔優免差徭碑

序畧

恭惟

聖朝順天應人混一中夏一時三藩之臣庶五王之將卒莫不稽首馬前投戈拜令我

聖祖仁皇帝宏如天之度薄一視之仁予之蔭襲以庇其子孫錫之土田以厚其俸餉此顏李鎮督墾所自

昉而寧汝鉅三縣屯田所由始也口口五年住札
濟克二郡征金門討噶廈門銅山等島七年以後
分墾寧汝鉅三縣征臺灣打岳州征羅剎守古北
石匣等處

祖仁皇帝念六營官兵爲國効命屢建偉績

諭部院諸臣行文地方各官除銀米正供之外其餘河
夫修築以及牲畜車輛軍需草豆槽鋤鍋口樹木
等項概行優免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故百年來
地保胥役並未嘗濫行攤派今廬陵羅邑侯蒞任
鉅野念法久則弊生時遠則蠹滋因進六營紳士

而謂之曰官兵優免差徭奉行已久爾等欲垂久
遠盍勒之貞珉以志不朽時六營子孫謹敘巔末
泐石垂後俾世世代代僉知仰沐
皇恩共思
圖報云其懇地數目詳列於後

計開

六營等屯共墾地四百四十一頃七十六畝民田
不在此例時

乾隆二十年十二月 日立

仲氏優免差徭碑

序畧

恭惟

金里縣志 卷三十二
聖朝崇儒重道凡屬先賢後裔咸有一特恩生等

始祖先賢仲子蒙

聖朝仁皇帝恩施後裔載入會典同孔顏曾子事
例除錢漕正供外一切雜項差徭概行優免生等
以聖恩照例優免具呈家世襲五經博士仲名耀
亟移文署鉅野縣事瞿邑侯名朝宗遵照舊例恩
准批示在案寬力役而廣慈仁誠曠世令典也生
等世世頂戴爰鐫石署前以垂不朽先賢六十
五代孫增生耀乾庠生英中連鳳等立

乾隆二十九年

重修顯靈安大將軍墓碑

在安興保距城九十里節存邑增廣生侯紹業原序

安興墓枕離水上崩爲趙宋汴京運道灘之東有墓如塿阜卽所謂安興墓也故老相傳有神人挽鐵牛逆水而南胸著金牌著姓名曰安興衆方驚眙忽風霾大作捲沙成墓神乃委塿於此而鐵牛獨溷水入大河至彭城而止此語甚屬不經其可信者相傳安興爲宋之河神往通運時糧艘賈舶經此地必虔誠致祀又明季襄城井公除鉅令之任之初塗次夢神犀甲軍裝謁於道左自云安姓隸公治下公抵任後卽遍詢所謂安姓者或以神

告公乃親至墓所陳奠惟謹旣而命工掃除繚以垣牆甃堦級榜石於前曰顯靈安大將軍墓自國朝龍興以來凡諸名公之蒞斯鉅者罔不春秋祭享與祀丁祀庚載在憲典者等邇年來河流衝突基址漸就傾圯茲遇李公來蒞斯鎮慨然以修復爲念於是糾衆募貲周圍修築創立門亭碑碣不越月而工已告竣壯麗宏敞爲從前所未有此一舉也可見安輿之神靈有赫而我李公之急於修造亦有若或使之者功旣成因囑余爲文以記之

曹州府鉅野縣安興墓巡檢司李光世字輝先

重修 邑庠生侯鳳舉書丹

乾隆三十二年三月十八日立

重修節孝祠碑

撰文銜名俱佚序畧

鉅邑名宦鄉賢諸祠皆環列戟外惟節孝一祠規制湫隘兼以日久傾圯春秋將□□□□□與邑人士議更新之徐生睿申實董其事蓋生之太高祖母郭孺人神牌在焉宜生之不敢自諉也□嚴翼口增以兩楹長稱之門垣幸新軒廠口口迥異舊觀矣余核其經費約二百七十餘緡而布施

所入得□□□□生之所捐幾半焉又四年余貳
司諭杜君重修夫子廟庭徐生又於其時會議
神牌在祠者子□□□□深刻節孝姓氏以垂永
久捐助姓名附諸碑陰祠內設長几以妥神牌與
廟工先後告竣徐生爲□□□□服官清德惠
入爲儒林表儀邑人士又數稱其倡議創修太和
元氣門捐貲不少宰孟時倡議□□□□金以
庀材暨旋里□始歲厥事余耳熟焉每周覽庭廡
碑碣林立曾無一字記載又以嘆先生之遇□□
□□□於誠非近名邀譽者比徐生之勤勤於茲

役蓋其家法然與余旣記其顛末而更推原其祖
德云

乾隆四十二年

重修學宮碑

邑進士魏起睿撰

鉅邑學宮建於前明洪熙之歲所以重先師廣
教化也本朝康熙四十一年邑侯章公宏其規模
柱易以石兩廡增高而式廓又建戟門櫺星門及
名宦鄉賢忠義諸祠後更益以太和東華西華門
由是鉅邑學宮之壯麗甲於鄰封矣逮乾隆十五

年邑侯朱公復加修葺彌益輝煌距今又三十餘載蟻蠹鼠穿風剝雨蝕以故殿廡磔裂垣墉傾圯諸祠諸門亭亦多剝落倘遷延歲月不及時更新其摧頽伊胡底耶夫崇禮之地弗尊無以資妥侑拜獻之庭弗肅無以示典型今當

聖天子追崇師儒加意學校甚盛時也則學宮之設所以禮祀春秋振興文教者可不隨時整飭用副崇儒重道之至意乎兩齋師長倡義重修爰與邑紳士鳩工庀材始庚子春訖壬子秋雖未嘗有所增益而敝者修缺者補亦庶幾克完舊制從此多士覩

廟貌之嚴肅行將感發奮興飭文敦行而上風爲之益振焉豈不懿與廩貢生徐致堂書丹

乾隆四十七年歲次壬寅仲秋立

甘泉寺碑

邑西五十里許

邑進士江南嘉定縣知縣姚學甲撰

甘泉寺余少時肄業其地弱冠後復館於此訪寺之原委甚悉內有碑最奇古三面皆鐫佛像後面撰文字多寒泐可辨者有兩書大齊泊河清等字蓋高齊記年也前明時里人掘土得之因以創建佛刹嗣後屢有修舉備載前碣國朝亦屢經補

苴舊志可攷數十年來緇衣逃散香烟斷絕加以
風雨剝蝕遂使鷲峯勝境變爲蔓草荒邱里人感佛
之靈銳志重修結社募化工起於乾隆四十三年
告竣於四十六年自大殿兩廡以及山門莫不次第
修舉公議豎立麗牲之石爲將來勸乃介姪奎名
徵余文不獲辭余攷佛之始見於列子自後漢入
中國相沿至千有餘年儒者辨其非而弗能竟廢
凡民習其故而未至大惑文中子以爲西方之教
比於軒車冠冕之不可通誠所謂各行其是者矣
至於屢著靈異或縛惡以示威或施藥以療疾里

人言之確鑿姑存而不論云

乾隆 年 月 日立

定制丈量地畝竿式碑

縣署頭門外東

知鉅野縣事趙 增撰

輿稽周官之制詳矣夫平土之政既設土均復設
遂人以經田野則井邑溝涂秩然矣或長短不齊
侵凌爭奪又設合方氏以一其度量形方氏以杜
其爭端前代作之後世因之母或踰此余每閱案
牘侵地遺糧者不少常欲剔其弊茲鉅邑孝廉卞
德猷等合詞籲告以故余拾陳邑侯卷查其制比

章邑侯所定並無所損益宜其奉行無弊矣而輿情紛擾者殆得其制之畧而失其詳歟乃細核陳邑侯石刻竿式悉其病源緣石刻界線麓是以就一尺界線量之並無少差以通竿較之病在界線加長耳若木制竿式畫線則無此病余因而釐正之擬刻石式先以較準竿式於兩端刻定一竿界線後於一竿之首刻一尺界線如造本竿者卽如此式先定一竿然後按尺定制庶無差謬矣

嘉慶九年十月立

新建文昌閣碑

知鉅野縣事崔起龍撰

鉅邑爲古麟川多文之藪集瑞之區蓋亦一大都會也余宰是二載餘喜其士習雅飭民氣安恬竊謂絃歌古治所由來者舊矣城東南隅有古塔巋然聳立高出城頭十餘丈數十里外遙見之宜其爲邑之雄鎮歟論者謂城歛而小則是塔也宜於古不宜今夫形家之說勢移而氣以變易斯朕兆各殊談理者詎不謂然惟是守土育民以裨益地方爲急務培植調劑之方卽以寓求治之意其於古人相度之遺法亦有合歟我朝尊文昌帝君

之靈隆以時祀饗以太牢崇文教亦以襄治理矣
余謀諸邑人士於學宮之前依城築臺臺上起閣
而像帝君於其中鳩工庀材兩越月而工竣聿
新傑出與奎樓古塔鼎立爲三則庶幾文昌崇耀
人文蔚起煥然改觀地之靈國之光也而蒸蒸
然治幾於古且日見年豐而民樂焉豈不盛哉

嘉慶十四年仲春立

查建此閣後三十年中科甲益見寥落邑人士多
歸咎於此以爲文昌閣不宜與奎星閣並峙興議
改建形家又稱此閣有碑縣署風水應
否改建姑兩存其說以俟識者辨之
聖泉碑
永豐增東舊名盜泉道光八年署知縣程應
庚奉護理巡撫部院賀諭政今名

續修關帝廟碑

節存典史包昌鼎序畧

嘉慶甲戌自壽邑調任來鉅每逢朔望詣關廟展謁目覩頽敝有志募修然意怲怲而力實未逮也

歲戊寅十月

鼎

奉憲檄

直隸查拿要犯奔走數

旬犯既獲又親押赴省僕僕往來迨回任已屆封篆之期緣道途風霜且積勞苦遂染寒症直至十餘日汗不能發醫皆束手奄奄待斃於孟陬十三日夜忽於昏睡中見室內東牆紅光一片中隱隱有伏魔大帝四字心戚戚若有所動遂渾身潮潤頓有生机明晨敬遣人赴廟叩求蒙 賜籤語云

擊壤高歌作息時豈知帝力密扶持源源福祿如

川至黃氣朝來又上眉

鼎

捧誦之餘頓覺心地開

爽越兩日汗透發而病若失伏思

鼎

夙昔立志重

新廟貌今旣顯示恩祐若待募修恐不足以昭誠

敬遂罄廉俸鳩匠庀材擇三月望日興作恒惴惴

恐不逮事適邑有楊君登雲者素好善而諳於考

工慨然相助爲理甫五旬而竣事緣述其顛末於

此俾後之覽者仰

聖帝之靈感而皆有以同興

於善以永荷覆被之澤是則

鼎

之所深望也

嘉慶二十四年己卯仲夏立

優免宋中丞後裔差徭碑大堂東示署鉅野縣坐

事照得宋巨川等因先世宋滄中丞平寇有功經
歷前任批給印照凡宋氏子孫一切天役雜差均
予優免嗣於道光六年因兵差過境需用車輛復
將宋巨川等大車拉至定陶交替以致具控茲會
同委員訊悉前情除當堂給予印照存外合行
給示勒石為此示仰書役人等知悉嗣後宋氏子
孫除完納錢漕外其一切夫役雜差照舊永遠優
免不准再派毋違特示

道光十年三月吉旦
中丞十代孫宋言立

孟氏優免差徭碑大堂西示署特調鉅野縣正堂黃

生員孟傳祐等呈稱切生等係出亞聖後裔奉
有恩詔優免差徭等情一案當經脩錄原呈關
會鄒縣孟府查辦在案嗣准移覆內開查得祀生
孟毓麟生員孟傳祐等實係亞聖後裔希將移
去冊開孟毓麟等三十二名除錢漕正供之外一
切雜差從優免派等因到縣准此除將孟毓麟等

呈批示勒石外合行抄冊出示曉諭爲此示仰書役人等知悉嗣後凡孟氏子孫冊內有名者除完納錢漕外其一切夫役雜差永遠優免不准再派亦不得以冊內無名之人影射混充案出重究稟之切切

道光二十年冬月

祀生孟毓麟主員孟傳祐立



